

《吉尔伽美什》是一部具有巨大文化内涵、多重文化意蕴的史诗作品，自被发现以来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，并力图多角度地对它作出阐释。要正确地解读这部史诗，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：

1. 史诗所反映的人和自然的关系。

生态视域下的《吉尔伽美什》：

“生态批评应当一只脚立于文学——立足于文学文本、立足于审美和艺术等文学内在的特性；一只脚立于大地立足于整个生态系统，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。”——王诺：《欧美生态文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

(1) 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

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为了他们的英雄创举、为了成就英雄事迹而实行对杉树之妖芬巴巴的决斗，吉尔伽美什在征服芬巴巴、成为造福百姓的英雄的同时，无疑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破坏者。吉尔伽美什代表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。

(2) 人与自然的和谐

史诗中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地方，其中也不乏体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美好的一面。

(3) 人与自然关系的启示

《吉尔伽美什》不仅仅是一部讲述英雄事迹的史诗，也是一部预言史诗，人类的文明不能依靠破坏森林、征服大自然为代价。

(具体内容参看论文《生态视域下的〈吉尔伽美什〉》王亲曼)

2. 史诗所体现的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。

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的关系也是意味深长。在史诗中，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城邦国家的国王，他以修建了无与伦比的城墙而自豪，他的一个称号是“拥有广场的乌鲁克国王”这些都是城市文明的标记和荣耀。因此可以说，他代表的是当时已经发展到城邦奴隶制国家水平的高层次文化。与此相对，恩启都却是个浑身长毛、与野兽为伍的野人，他显然是当时尚处于游牧生活的野蛮文化的代表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野性未脱的人，一旦同吉尔伽美什派来的神妓相结合，一旦与吉尔伽美什交战，就奇迹般的文明开化，并与吉尔伽美什化干戈为玉帛，结成莫逆之交，并肩合力斩妖降魔。这一戏剧性情节，不正形象地反映了两河流域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吗？他们的决斗与和解不正是苏美尔人的城市文化同闪族的阿卡德人、巴比伦人的游牧文化之间痛苦融合的一个缩影吗？事实上，这种冲突与融合正构成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发展的主线。而且，吉尔伽美什在与恩启都结交后由暴君转变为为民除害的英雄，受到人民赞颂。这种转变意味着在与恩启都结交之前，吉尔伽美什实行的是一元化的奴隶主军事集权专制，在权力上，没有制约力量；与恩启都结交后，恩启都把他代表的原始的平等思想带了进来，同时，融进来的武力征服者成为政治上的一种权势，有效地遏止了原有城邦奴隶制国家的集权与专制。这是两种文明融合后带来的政治上的开与宽松。其中也反映了史诗创造者的政治、道德与人格理想。

3. 史诗对人的生命奥秘的探求。

恩启都在世时，给以吉尔伽美什以建功立业的力量，恩启都死亡，又给了他“死的恐惧”。他从此把注意力转向对死亡世界，转向对死亡奥秘的探求。他企图超越无情的死亡，

获得永生的幸福。当然，他的探求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失败。但是，从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看，吉尔伽美什的探求与失败具有重大的意义。他的探求打破了永生的幻想，标志着人类对生命的正确认识已经确立。人是世间惟一在死亡前就知道自身必然会死亡的生物，死亡意识推动着自我意识和理性意识的觉醒。他的探求又是人类正确认识自身、评价自身的一个起点。

4. 宇宙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规律的关系。

全诗记载在十二块泥板上，恰与巴比伦历法中一天十二时辰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吻合。太阳在一天的正午时分，一年的仲夏时节运行到曲线的顶点，随后便开始下降。主人公吉尔伽美什的命运也以第六块泥板为界由喜转悲，由盛转衰，到了第七块泥板，吉尔伽美什像午后的太阳逐渐消沉，到了最后一块泥板，他就像行将隐没的落日，把全部注意力转向阴惨惨的地下世界了。这就是以自然循环现象为基础的“英雄——太阳”的对应性原型模式。史诗中多次提到吉尔伽美什与太阳神舍马什的关系：是太阳神“授予他英俊的面孔”，给他以“厚爱”，又是太阳神帮助他杀死芬巴巴，并在众神会上为他杀死天牛辩护等等，表明英雄与太阳从表层到深层结构都有对应关系。史诗中的英雄以自然物（太阳）为对象反观自身。由太阳运行规律的不可逆转，认识到人的生死不可抗拒，太阳每天都重新升起，而人的生命也在不断地更新和代谢。这种对人与太阳的关系的认识，不是一种神秘的类比，而是人的一种科学认识的萌芽。现代科学的研究已经证实太阳活动与人的生命健康之间有对应关系。史诗的创作者并没有奢求个体的永生，而只是希望人类能像太阳一样，加入起起落落、生生死死的宇宙大循环之中。

影响：

这部史诗的影响很大，大概世上很少有其他作品能与之相比。史诗问世后被翻译、改编成各种不同文字的版本，在西亚地区广为流传，从而辗转影响了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、希伯来人的《圣经》，甚至在古印度的造型艺术中也留有痕迹。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、《伊利亚特》中阿喀琉斯与帕特洛クロ斯的生死交谊、《奥德赛》中俄狄浦斯的浮海远游以及同女巫喀耳刻的关系、《圣经》中的亚当夏娃与诺亚方舟、伊甸园里的生命树与蛇、大卫和约拿丹的手足之情、约伯对生命限度的感叹等等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《吉尔伽美什》中找到原型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上古大英雄羿的神话与《吉尔伽美什》在基本情节乃至某些细节上都有惊人相似之处。从已归纳出的九大母题（如罪恶、转变、杀妖、求永生、得不死药、失不死药等）的对应上看，足以说明远古东西亚文化和文学之间的某种因缘关系。而汉民族是否曾有英雄史诗的问题，也可由此得到新的思考。

《吉尔伽美什》史诗对日后的东西方文学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因此可以说，这部史诗是东西方文学的一个共同源头。

参考文献：

- 《吉尔伽美什：巴比伦史诗与神话》赵乐甡译，译林出版社
- 《东方文学史通论》王向远，上海文艺出版社
- 《东方文学史》郁龙余、孟昭毅，北京大学出版社
- 《生态视域下的〈吉尔伽美什〉》王亲曼